

大學古本集訓

魁古玄同顯



大學古本集訓

汪震著

北平文化出版社印行

1982

自序

余自十七歲讀大學，即於朱註多有所疑，而以所補格物致知一章爲甚。間以思索所得語之於人，人謂「此王陽明之說也」。十九歲始獲王文成公全書，得若干處已先得我心之同然，第亦未盡愜於心。明年，遊學京師，入北京高等師範，從朱述先馬幼漁錢玄同諸先生遊。諸師均通古今，喻中外；其於國學，則承清代經學之遺緒。入學之後，實事求是，遂不敢再以主觀意見妄誣古人。明年，大學之哲學的研究一文，刊於學報。民國十八年授國故思想於女師大，得可與學庸互相發明者若干條於荀子。懼其湮忘且乏機會之公諸世也，遂有大學古本集訓之作。嗚呼！世之

惑於朱註也久矣！滿清政府以專制之淫威，束縛士大夫之思想，清代學者雖心知其書之謬，而口不敢言。昔朱彬輯古訓註禮記，而不及學庸兩篇。世豈可無補綴朱先生之功也哉？大學一篇，其內容思想均較中庸純正，今先註之，所以助學者讀古註也。

民國十九年六月十一日，謹序。

禮記大學之時代

大學是什麼人作的？什麼時候作的？朱熹說：

『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；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。』

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：

「大學一書，不知何人所作。書中有「曾子曰」三字，後人遂以為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同作的。這話固不可信。但是這部書在禮記內比了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諸篇似乎可靠。……大概大學和中庸兩部書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。我這句話並無他種證據，只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，似乎孟子荀子之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，纔使學說變遷有線索可尋。」

胡先生的書是民國七年出版的。民國十二年胡適之的梁任公錢玄同朱遜先馬幼漁諸位先生聚頭，便對於大學的時代與價值生了疑問了，梁任公先生的要籍解題及其

讀法上說：

『由吾儕觀之，此篇不過秦漢間一儒生之言，原不值如此之尊重而固守也。』

諸位先生所以主張大學是秦時代左右的書籍有以下兩種理由：

(一) 大學有平天下的思想在治國之上。這種統一中國的思想似乎到秦始皇時代才會有的。

(二) 大學的系統的完備，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頭腦所能做出來的。(如呂氏春秋之出方爲有系統之作。)

根據以上的理由，我們研究大學應當把大學的思想與大學的成書分開討論。

關於大學的成書是出於秦漢人(大概是漢初人)的手筆，我想這一層疑問較少。因爲在秦以前。大家師徒相傳，似乎寫成書籍不是什麼急需的問題。秦始皇統一以後，大家怕思想之中斷，而傳法無人，這才寫之於書。楚漢交兵，事實上秦之法

律已經消滅，這是大家寫書出書的起首。漢武帝詔求遺書，便到寫書成書之最盛的時期了。

關於大學的思想，我想的不似梁任公先生所說的那樣的十二分的肯定——「不過秦漢間一儒生之言」。（諸位先生在民國十二年的時候只說秦，未提漢）我想在諸位先生所提的兩條正理由之外，還有幾條副理由，似乎有供大家參考之必要：

（一）大學有齊家的思想。這是春秋時代齊魯與晉的思想。這個思想到戰國時代平民爲卿相的時代，就漸漸的消滅了；只有魯的制度未能改得那樣快。（在孟子的時代似尚未完全消滅）。大學在這一點上承繼春秋時或戰國時之魯國的思想。

（二）大學的政治是倫理的政治。這也是春秋時代之思想與戰國初期魯國之思想，（魯國是自詡禮樂，偏於保守的國）大學說：

『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』

孟子說：

禮記大學之時代

『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』

這個話的內容，差不多完全一致。其他講仁政，講德義而非財利，這種思想差不多完全相同。但是那種思想在前，那種思想在後呢？依我的意見似乎大學在孟子以前。因為大學書中稱「德」，稱「善」，稱「仁親」，都是孔子一系的思想；孟子則有平民革命，利用民衆，這些思想都比較進化，當然在後。

（三）樂利主義的思想，也是大學與孟子所共有；（如孟子主張飽食煖衣，好貨好色都不妨王道；胡適謂爲媽媽政策。大學好人所好，惡人所惡，民得其財，即同一主義。）但大學上，却比較糊塗，也似乎是孟子在後。

（四）倫理思想，孟子只提出仁義禮智信，其中以仁與義爲一切之主，是受了楊墨影響以後的儒家哲學；大學的似未到這一個新時代。大學的倫理思想是孔子及七十子一個系統的思想，而是這個系統的最末尾的思想。大學的倫理思想，還是些孝、慈、忠、信……之類，這都是春秋時代的思想。大學時代這種春秋時代的思想已

經有些厭了，而新的思想還未產生，所以給他一個總的概念——「止於至善」。在這一點上證明大學是春秋末年或戰國初期的品物。

此外還有附帶的理由，是消極的破壞的：

(一) 平天下的思想，雖然是到戰國時期才盛的（戰國策），可是孔子原來即有此一種思想；況且孟子書中也很多，這一點並不能說明大學是秦始皇以後的思想。

(二) 大學書中沒有一點法治的思想。法治思想春秋時代中國中部已有，如子產鄧析之流；到了戰國傳流得很盛，尤其是在中部。魯是保守的國家，固然不很舍己從人，所以孟子書中也沒有；但是再稍晚一點到申不害商鞅治國的成績出來之後，魯國也很不容易保守他那周公孔子之思想了。這證明大學最晚也只和孟子同時。

(三) 秦始皇以後方士的迷信學說便風行中國，從此陰陽五行的思想便濡染

於中國學士的腦筋裡至幾百年之久，沒有一個能脫除的。大學書中沒有方士的思想，証明最晚也只是戰國時候的思想。

此外還有一個問題：何以大學系統如此的細密？我的回答是：承認是比較晚出一點的書籍是無可懷疑的；但是系統方面却遠不及呂氏春秋之細密。現存最後一兩章却是系統鬆而文詞長，很似漢初人的手筆。我的意見這一點完全與幾位先生一致。至於前面若干章的系統，我倒有一個心理的解釋。人的記憶，譬方一個篩子，過去時日多了，便拿不要緊的部分忘了，而最要緊的各點却記得更清楚。能自成系統。

所以我的結論是：

大學是戰國初年齊魯間儒家的思想或言論，大約成書期間總在戰國末年，很像秦或漢初筆之於書的。代表儒家思想是一篇很重要的著作。

梁任公先生說：

『大學中庸不失爲儒門兩篇名著，讀之甚有益於修養；且既已人人誦習垂千年，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分，故今之學者亦不可以不一讀。但亦不必尊仰太過，反失其相當之位置耳。』

大學古本集訓

汪震學

第一章

朱熹曰：右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也。

胡適曰：大學一書，不知何人所作。書中有「曾子曰」三字，後人遂以爲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同作的。這話固不可信。

案大學本書大約爲戰國期間儒者所作，其思想是普遍的儒家思想，究係何人之言，何人述之，抑爲一人之筆，均不得知。第一章總論全書內容，爲一篇之綱領。

大學之道：

鄭玄曰：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，可以爲政也。正義：此大學之篇，論學成之事，能治其國，章明其德於天下，却本明德所由，先從誠意爲始。

案大學一書爲一種政治理想。儒家主張人治。誠意正心所以培養爲政之人之道德的操守。止於至善是政治的原理；親民是儒家的政略。所以言大學者，蓋此是儒家最高理想，最高學問，習此而後可以爲政也。

在明明德；

鄭玄曰：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。

正義曰：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，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。謂身有明德，而更章顯之。

朱熹曰：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衆理，而應萬事者也。

戴震曰：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，則以理爲如有物焉，得于天而具于心，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。于是負其氣，挾其勢位，加以口給者理伸，力弱力慙，口不能道辭者理屈。嗚呼！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！

案朱戴所爭是明德之內容。孔子之仁是一種實在，求之甚難；孟子之仁生于天性，存心便存仁。兩家所言迥乎不同。大學一書精于心理的研究，明德一項似近孟子。但朱熹所言無據，亦不得遽謂即性善之性。明德究何指，姑存疑以俟新的研究。

在親民；

正義曰：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。

朱熹曰：新者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當推以及之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。親，程子曰，當作新。

王守仁曰：作新民之新，是自新之民，與新民之新不同。此豈足爲據？……下

面治國平天下處，皆於新字無發明。如云「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」，「如保赤子」，「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惡，惡之」；此之謂民之父母」之類，皆是親字意。親民猶孟子「親親仁民」之謂；親之，即仁之也。……堯典「克明峻德」便是明明德，「以親九族」至「平章協和」便是親民，便是明明德於天下。又如孔子言「修己以安百姓」，「修己」便是明明德，「安百姓」便是親民。

案朱熹所言思想較新。除孟子引伊尹「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」之言外，殆罕見於經籍。當以舊說爲長。今從之。

在止於至善。

鄭玄曰：止猶自處也。

正義曰：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。

案下文「爲人君，止於仁；爲人臣，止於敬；爲人子，止於孝；爲人父，止於

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』正釋在止於至善。蓋明明德指心理的，個人的而言，止於至善指行爲的，社會的而言。

荀子曰：人何以能羣？曰分。……故人生不能無羣，羣而無分則爭，爭則亂，亂則離，離則弱，弱則不能勝物。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，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。能以事親謂之孝，能以事兄謂之弟，能以事上謂之順，能以使下謂之君。君者善羣也。羣道當，則萬物皆得其宜。

知止，而后有定；定，而后能靜；靜，而后能安；安，而后能慮；慮，而后能得。

后與後通。儀禮鄉射禮「而后下射，射」。鄭玄注曰：『古文而后作「後」，非也。』孝經說「然後曰后者，後也。」當從后。』

正義曰：知止而后有定者，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，既知止於至善，而后心能有定，不有差貳也。定而后能靜者，心定無欲，故能靜，不躁求也。靜而后能安

者，以靜，故性情安和也。安而后能慮者，情既安和，能思慮於事也。慮而后能得者，既能思慮，然後於事得安也。

鄭玄曰：得謂得事之宜也。

案此推說知分以後之事也。知分，而後所應盡者斯定矣。所止既定，則靜而安焉。定，指行為原理而言。行為之原理方針既定，則行為不妄不躁，斯謂之靜。靜指行為而言，安指心理而言。行為既不妄不躁，心斯安矣。心既安於所分，此後方能思慮於事，而得事之宜與心之樂也。

中庸：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：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荀子曰：君子知夫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，故誦數以貫之，思索以通之，爲其人以處之，除其害者以持養之；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使耳非是無欲聞也，使口非是無欲言也，使心非是無欲慮也。及其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聲，